

遗忘与宽容、怀念与向往，直抵人性深处的泣血之作。——著名小说家 杨小凡

复活的世界

第二部

大地史

阿慈兰若◎著



作家出版社

复活的世界

第二部

大地史

阿慈兰若◎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的世界 2 : 大地史 / 阿慈兰若著 .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
2016.10

ISBN 978-7-5063-9222-8

I . ①复… II . ①阿…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9704 号

复活的世界 2 : 大地史

作 者: 阿慈兰若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 @ 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60 千字

印 张: 27.7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22-8

定 价: 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卷前献词：

献给母亲，
因为那洒在田间的每一滴汗水；
献给村庄，
因为那让我和麦子一起拔节的时光……

第一章

1

这年老天爷把大营村的人全给遗忘了，自打麦子抽穗时下过两天毛毛雨，就吝啬得一个喷嚏都没舍得打过，路上的车碾起的绵绵土足有一尺厚，像初春雪融时路上的淤泥，车子一过，留下一抔深的辙痕，风一刮就黄尘弥漫天昏地暗。

县里大发慈悲，调派军车每天都拉一两车水来救济，水车放过水的地方，鸟群积成了山，只为争取到一口半口的水来活命。水车开走了，像养蜂人拉蜂箱子的车，被密密麻麻的蜂群围裹着那样，水车被黑压压的鸟群簇拥着向前滚去。

车走过的地方立马就像撵疯的母鸡飞进灰槽里，一溜子的乌烟瘴气，那吞天遮地的塘土飞扬起来比沙尘暴还要凶猛，一旦扬起就半天歇不下来，罩得整个庄子像一条黄龙，卷来卷去。还没落稳当哩，又一辆啥车子趟过去了，尘雾浓得针都扎不透，有太阳跟没太阳都一个样。不下雨就是这么个狗屎兽劲势，一旦下点儿，哼，黄泥汤汤子流进窑，两个月都澄不清，澄清了，窖也被淤泥塞满了，水没多少，泥倒是半丈深。

有些城里的专家会哄乡里人，为了安抚乡里人，说日本人遭美国人原子弹袭击后，凡是会喘气的东西都没留下，可就是把猪给留下了，为啥？就是因为猪老是不停地在地上拱，它呼吸到的空气都是经过泥土过滤的，还比喻说，为啥这里人就从来不得癌症顽疾，就是窖里的淤泥过滤的水起到了神奇的妙用，这里人才觉得自己比城里人反倒有了一种无法言语的幸运，虽然缺水，也

没有经过净化的自来水，但毕竟比城里人吃的水宝贵。后来有去外面念书的娃了，娃们说原来那些话是专家放的猪屁，因为原子弹爆炸后杀伤力靠的是辐射和冲击波，这里人才又觉得城里人真是招人羡慕，尤其他们能吃上干干净净的自来水。但他们很厌恶城里人太过狡黠和不诚实，总是变着法哄骗庄稼人，有人还说自来水把城里人才吃成了这副德行，真还不如在农村喝黄泥汤汤吃苦做人的好哩，只是他们心里着实还是渴望像城里人那样喝上清凉凉的自来水哩。

上街口杏树林边上的大窖里的水没两个月就见底子了，每天拉来的水当晚就分光了，费仁德队长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宁可每天省下一星半点水也要让大窖里有储存，万一哪天出现水荒，就得死人。

甄达明和李余庆带着几个人在掏淤泥，听一帮从沟里跑来的碎娃说狗豹子寇大喜屋里关了个要饭的婆娘，就带着娃们到狗豹子住的窑里去看。

狗豹子把讨饭的一个老妇女领到自己的窑洞里，给女人吃了一碗他吃剩的面条，碗沿上还粘着一只死苍蝇。他让她睡在自己的狐皮褥子上，给她盖上了那条自己盖了半辈子糊满油垢的烂被子，把门锁上，就去山里打野兔子了。他想晚上给这个女人补补身子。

一帮碎娃去沟里的井上回来，看到狗豹子搀着一个要饭的女人往窑里去，就一窝蜂地跟去看，被狗豹子拿猎枪给吓跑了。等狗豹子走了，他们又去扒着门缝争着往里瞅。彭万春的儿子水田想到应该把这事告诉大人，就和蒋大昌的二后人尚权到村头大窖口上给甄达明说了，甄达明说赶紧去地里告诉甄择明和费队长。晚上社员们歇工回来，知道这事以后，一些男人就争相去看。甄择明让几个男人轮流换班地看管，说她总是自言自语地在叨咕着什么，而且还听不懂是哪国的语言，这一定是在给美帝特务发报哩，发报机就藏在牙缝里，只是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出个合适的法子而已，要等天亮送到县里公安部门去才能查个水落石出哩。

鸡刚叫过两遍，甄择明和费崇德两人就亲自押送着神情恍惚嘴里不断絮絮叨叨的老妇人去了县公安局，他俩当夜就返回来了，说送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人问了他们简单的情况后，热情地笑着说：

“你们就是觉悟高，早点回去吧，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们会处理好的。”

蒋孝祖一听这话，当下就抱怨道：

“可惜队里的几斤柴油了，手扶拖拉机开到县城一来回的油钱能买几车水

哩，不就一个要口的女人嘛，那么瞎积极干啥哩。”

甄择明就瞪着三角眼怪嗔蒋孝祖没有警惕性，觉悟性更是不够。

蒋孝祖干脆把话挑明了，说：

“对一个要饭的女人，至于你那么疑神疑鬼地草木皆兵吗？”

费仁德也说白瞎了几斤油钱，甄择明这才哑然闭嘴了。

2

云团团从天边边上倏忽儿飞出来，又倏忽儿飘回去，像野鸽子群在山洼洼里旋出旋进，北上的云朵船队一样划过天际，朶山头上弥漫着淡淡的岚雾，清水一样溢荡……

社员们围着费仁德在张善根家的院子里七嘴八舌地议论抢收麦子的事。

蒋大昌蹲在靠窑门的崖脚里，一手举着缠着羊毛的短棍，一手仔细地撕剥羊毛，不时地把一根旧竹篾下端扎着一颗鸡蛋大的洋芋的线杆捻一下，线杆飞速旋转，不断撕扯匀称的羊毛瞬间捻成了一节香头细的线绳。他缠绕在线杆上，接着再撕，再捻，再缠，看上去那么粗犷的大男人，做这种细工活儿一点都不显得拙笨。他手上忙着，嘴上也不闲着。他不抬头转眼，只是把声音提得很高，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麻雀儿光吃掉的麦子就能养活几家几户人哩，最好和往年一样，让一帮娃们一半跟在大人们后面拾麦穗，一半去拿弹弓打，用纱儿套，用门板打，到地埂上去掏窝，不管用啥法子，谁剁来的爪子多，挣的工分就多，少一个麻雀每天就能省下几滴水儿和几把粮食哩。”

“抓黄鼠剥尾巴也一样给工分，黄鼠抓起来费劲些，应该三个尾巴算半个工分才对。麻雀儿数量那么多，一打就一大片，十对爪子算半个工分才公平。”

彭安蹲在对面园子墙头上争辩道。

费仁德把卷好的旱烟叼在嘴上，鼓捣了好一阵才把煤油打火机打着，点上烟，啐了一口，还没来得及吐出来，就被呛出一串猛烈的咳嗽声，他把头扭在一边，捏住鼻子擤了一把鼻涕，往地上一甩，搓着手，说：

“去年不就是这么算的工分吗？狗豹子为这事还找我理论过哩，他说抓野狐狸难，费工费劲，狐狸尾巴又粗壮，皮子交公卖钱，工分应该多一点。我说抓狐狸不是除四害，只按一张皮子三个工算，不同意就拉倒，他才把嘴闭

上了。”

“队长，那要是打到狼咋个算法哩？”

李春妍往自家男人张善根脸上瞅了瞅，笑着问费仁德。

费仁德在鼻腔里“哼”了一声，说：

“你要能抓住狼，狼皮当牛皮算。”

李春妍笑着追问：

“抓住鬼哩？”

费仁德被逗乐了，又呛出一阵咳嗽来，斜睨了一眼罗贵瑶，说：

“那就交给阎王爷吧，他老人家会剥你的皮子，给你换新的哩。”

院子里的人全都被逗得唏哩哗啦地一阵笑。

罗贵瑶回过神来，高声尖嗓地争辩道：

“你们笑话个啥哩，我是费力不落好，抓了鬼也不能剃它们的尾巴来领工分。有本事往后谁家屋里不利祥时，不要再来请我拾掇了。不要用人时笑脸拉到怀里，用不着时黑脸推到崖里。”

“鬼没尾巴，你使个啥法术直接变些白面馍馍出来多好呀。”

人群中不知是谁故意气她一句，大伙又沸腾了起来，会场被淹没在一片笑声汪洋里。

“你不要一天到晚装神弄鬼，还装病不干活儿，勤快些不就有工分挣了吗？”

民兵连长甄择明一本正经地说，罗贵瑶朝他翻了几翻白眼，想辩白，到嗓子眼上的话又被她吞进肚里去了。

“队长大大，队长大大，赶紧到麻家沟井上去看吵，马驹子掉到井里去了。”

突然，蒋大昌的二后人尚权和彭万春的大后人水田领着一帮碎娃喊叫着跑了进来。

“不是有麦长贵在边上的坝地里割草关顾着哩吗？那放牲口的费崇德和罗正林哩？”

费仁德腾一下站了起来。

“他们让我们来叫人，我们看着麦忠于的爹跳到井里去了。”

水田跑到跟前说。

“你可看亮清了？麦长贵跳井里去了？”

费队长急切地躬下身子，脸都要贴到水田的脸上问了。

“我们去跟着饮牲口的大人玩，就在井跟前看他手把着井边边，头缩到井里去了，就赶紧跑来叫人了。”

柳春丽听完往后一仰，昏了过去，董凤仙和罗贵瑶急忙扶起她，给她掐人中揉胸口。

费队长把手里的烟把子摔在脚底下，蹶着，说：

“大家不要急，没啥，甄家兄弟们领着社员们去打雀儿抓黄鼠，我和陈启旺领着白广耀、郑稀生和张善根到井上去，散了，散了，马上就动身。”

麦长贵虽说是个富农，但因为人老实，队里也没什么人歧视他们家人，再说他对生产队里的事情表现得一向也是很积极，谁也说不出个啥。因为他一听到要开会就浑身冒虚汗，队长有意让他去饮牲口的。

麻家沟的井是个救命的井，人在梁顶上住着，天不亮就得赶着牲口来喝水，梁上到沟里两个半钟头才能到，路途崎岖蜿蜒不说，单说陡峭，就让人很是头疼。

这沟里的一口井养活着大营庄上一百多头牲口，一天一夜积存的水刚好够每一头牲口喝个半饱，可是晚上被毗邻的榆中后营人偷饮了他们队里的牲口，等到快中午了，牲口渴急了，都往井口上挤。费崇德养的一岁大的小马驹被挤到井里去了。这口井深有二十米，井壁上用红黏土泥仔仔细细打过，挖了无数个麻眼，可以踩着它们轻松地下到井底里去。麦长贵下到井里，把井绳拴在腰里，双膝夹住马驹的两胛，死死地用两只手攥住马驹的两条前腿，井上的人使足了气力摇辘轳，吊到半中腰时，麦长贵只觉得自己的腰就要被撕扯断了，他咬紧牙关，拼尽了所有的劲力坚持着，快到井口时，他已经疼得眼泪掉成了线，龇牙咧嘴歇斯底里地朝井口叫喊。他知道他就是死了都不敢松手，只要他稍一松手马驹就会立即再次跌落井底，他一个富农，这种事他就是浑身長嘴都说不清了。他有些后悔自己抢先下井的做法，可是他不抢着下，难道还要等中农的罗正林和贫农的费崇德下井吗？显然只有他下了，还不如积极地主动做出个高觉悟的姿态，说不定往后开批斗会时，人家念及他这点积极表现网开一面，少让他去陪斗哩。可这个姿态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点儿，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姿态将让他一生都伴随着疼痛，自此再也没有直起过腰杆子来。等队长带人赶到时，马驹安然无恙地在地头上围着骡马撒欢哩，麦长贵却脸色蜡黄，痛

苦不堪地蜷缩着身子躺在井边上呻吟个不停，倒好像掉进水井里的是他，而不是马驹子。

不等费仁德张口问，费崇德就气愤地嚷嚷：

“后营的这些狗日的疯了，偷了咱们的水，牲口到现在还没水喝，误了咱们队里的工，咋办？”

费仁德蹲在麦长贵身边，瞅着麦长贵痛苦得有些扭曲的脸颊说：

“咋办？狗日的尿，胆子不小哩。甄择明是民兵连长，叫他组织民兵，这事我在路上就琢磨透了，从今儿个起，民兵们轮流护井，背上枪，只要狗日的敢来偷，我们就敢打。理由很简单，他们恨我们有井，给井里投毒，他们破坏生产，损害社会主义生命财产，我们自卫时枪走火了。”

“啊呀，对呀，好一个走火了，还是我们的队长有头脑。”

罗正林从地埂上跳下来拍着手说。

“我队长要没头脑，那大营庄人还能活吗？不就群龙无首，成了乱哄哄的一帮无头苍蝇了吗？”

费仁德瞭眼瞅着罗正林说。

“对，队长就是我们的司令部。”

费崇德附和道。

“崇德，这话有问题，可不能乱说啊。”费仁德瞪了一眼兄弟说，“你们谁赶紧去沟里的场上把架子车拉来套上牲口，人都成这样了还不赶紧拉到卫生院去。”

罗正林二话没说，蹦起来就朝场上跑了，很快他就拉着架子车来了。费崇德留下来等水饮牲口，其他人跟着队长拉着麦长贵往梁顶上去了。

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破棚又遇卷帘风。费队长们拉着“大大”“妈妈”“耶”地叫唤个不歇气的麦长贵还没走到朶堡子梁头上哩，老远就听着街口上几伙人犀利的呼喊声吵骂声此起彼伏。

费队长侧耳细细听了听，说：

“咳，开胡基疙瘩仗了，你们记住，大人们千万不要掺和，由娃们闹去，我们等着夜里抓人就是。”

谁知他们走到街口时，却看到两边街上的碎娃和年轻人都疯狂地对骂着，眼睛都打红了，有几个鼻子额头流着血。

费队长朝激战的人群中吼叫了一声：

“干啥哩？发动侵略战争哩？谁们是法西斯？谁们是阿尔巴尼亚？散了散了散了！”

榆中后营村那边的娃们抱头鼠窜掉头就跑，大营这边的娃们穷追猛打趁机朝他们的后背猛掷出去几个拳头大的土疙瘩，打得几个娃呼爹喊娘，掉头骂着朝大营的娃们也投掷来了几个土疙瘩，都落在了街口上，摔得粉碎。

费队长没有理会，只是叫大家赶紧把人拉到卫生院去，他打发两个碎娃说：

“去把甄择明给我叫来，就说我在家里等他着急事哩。”

队长跟着车子走到自家大门口时，停住了脚，一直望着拉着麦长贵的架子车上了龙腰梁，才跺了跺脚上的土，咳嗽了两声，进了院门。

甄择明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把旧尼龙丝网兜，扔给大伙拆成线一样细，五六寸长的段儿，然后一头绾个小小的环，再把另一头从环里穿过去，成一个桃子大的大环，就是一个很活泛的活套儿。把线头一端拴在一米半长的细绳子上，每一根细绳上左右各拴四十多个活套儿。这是一种叫纱儿的捕鸟工具，女人家们手巧，很快就绾了两百多个，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个绾好的纱儿。甄达明打发几个人去把文化室和戏台上更衣室的门板卸下来扛着往豁岷场上去，一帮人说说笑笑地很快就到了豁岷场上，七手八脚分别把每一条纱儿的两端钉在场边短墙外面的土埂上。土埂上积了半尺厚的麦衣子和瘪粮食，是往年扬场时风吹出去的，成千上万的各种雀儿每天都聚集在这里刨食吃，埂子下面密密麻麻散布着数不清的鼠洞。钉好纱儿之后，在上面撒了一层浮土，又在院子里支起了几块门板，还有几个大筐箩，留了十来个人躲在场窑里守候着，其他人都去地头上挖黄鼠。不一会儿纱儿上就套了一串一串的雀儿在扑腾挣扎，还有门板也打了几片，筐箩里也扣住了不少。几个男人就在场窑里的土炉子里烧上了火，甄择明打发婆娘到屋里取来了盐和花椒面，蒋大昌也让婆娘去屋里拿来了辣椒面和火钳子。女人们围在场窑里说着很荤的笑话等着烤熟的鸟肉吃，挖黄鼠的人也赶来挤在一起。有人就把挖来的黄鼠剁了尾巴，开了膛，膛里撒上调料，外面裹上稀泥，放在火里烧，烧到时候，夹出来，扔到地上，打碎泥块，刮去黄鼠身上烤焦的毛皮，油汪汪黄澄澄地，胆大的男人们抢着吃哩。他们在地里埋弓箭，扎住了鼯鼠，也采用这个法子吃。黄鼠肥大肉厚，男人们争着吃

它，雀儿肉烤熟了只有一枚山杏儿大，女人们争着吃，这种场景在缺吃少喝的年月里，在大营村一带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

冬天里下了雪，雀儿们为了一口活命的吃食，围着村子里的人家可怜兮兮地讨要不停，人们就利用它们这个弱点拿它们的肉来果腹。这时候黄鼠们正在津津有味地躲在鼠仓里享用着盗取自场上和田里的粮食，一个大的鼠仓有一次性能挖出百八十斤粮食哩，当然这样的鼠仓里也往往被人一下子挖出几只或者十几只的黄鼠，有人到冬天就专门干这活儿，既收粮食，又获肉食。现在有些人说广东人很脏，连老鼠肉都吃，其实挨饿的年月大营人就把鼠肉当美饌佳肴哩，可今天有钱人因为啥都想吃而吃老鼠肉，那可真叫个没事找事吃饱了撑得慌哩。

场窑里飘散着焦糊的毛骚味和浓重的肉香味，几个娃挤进去要了几只鸟，跑到场中间喊：

“甄家爸，民兵连长的甄家爸，队长叫你到他家屋里去哩，有急事哩。”

甄择明把烤好的一串鸟捋下来，到门口折了一条杏树枝串起来，说：

“不能忘了队长，你们烤着吃，我去看看。”

一个娃跑过来就抢他手里的鸟，他抬脚照娃屁股上踢了一下，吼道：

“场窑里要去，这是队长的，你娃的嘴没这么大。”

几个娃笑着往场窑里跑去。

甄择明哼着曲子，快步往朶堡子梁口上去了。

3

交夜，寒气下来了，刚才还沙沙啦啦喧响着美妙的金属旋律的麦田，立时就喑哑了下来，沟底里场窑口上七八条黑影蹑手蹑脚地朝井口方向摸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麦田里。一两个时辰过去了，除了传出几声清脆的屁响，就只有虫豸们喑哑的低吟了，四周静寂如水，稀疏的星星们蜷缩着身子，似是将脑袋埋进怀里做着香甜的酣梦哩。忽然，吹过一阵凉风里带来了嘈杂的蹄踏声，还有牲口们不断打哏的声音，很快就有四五个人赶着七八头牲口绕过弯子，下到坡底，浩浩荡荡地直奔井口而来。

“打，给我往死里打他个狗日的戾们。”

随着一声大吼，紧接着就是“砰”一声枪响。

“真打呀？”

“走火了。”

“.....”

麦田里传出来一阵争吵声。

“打就打了，打的就是这帮狗日的货。”

甄择明大声叫嚷，端着枪最先冲出麦地，接着陆宗义和彭旺春也跟着端着步枪窜出麦地，蒋大昌和郑稀生几个紧随其后，从两头堵住了路口，井口旁几个人一时都吓呆了，一个个像是木雕泥塑，一动不动，没有一丝声气儿。牲口们惊怵得围在地埂下面，头对着头，不停地打哧，刨蹄子，甩尾巴。

“天爷爷呀，你们真开枪杀人啊？”

蹲在地上的一个人忽一下立起身，声音里满是惊疑地问。

“给我捆了，把这几个贼驴日的货，都给我毙掉。”

甄择明没有理会，叫其他人解下缰绳，把几个偷水的人给捆绑了起来。有一个人躺在地上蜷缩成蜗牛状，无论你怎么拖拽，踢打，他都浑然不动，只是不断地呻吟。

“子弹打到腰里了，再不抓紧抢救就会死人的，难道你们真不怕抵命吗？”

被绑着的人群里有人喊道。

甄择明这才蹲下身来举着手电筒细瞅，地上一摊血，天色黑，瞅着像污水。他二话没说，一把掀起他的汗衫，抓起地上的干土往他腰里的伤口上涂抹，土和血在他的腰间迅速凝了半个西瓜大的疙瘩。

“彭旺春和罗正林赶上马，把这死狗驮到卫生院去，越快越好。”

甄择明有些谎，口气也不再生硬。

“对了，你们两个把枪交给我背着。”

陆宗义不等他俩说话，上去把枪拽过来就往自己后背上一甩。

甄择明瞅着他们赶着马快速地上了坡，就若有所思话里有话地照着陆宗义的肩头用力拍了一掌，说：

“我可是帮你忙了，剩下你知道该咋弄。”

陆宗义连连点头，带着哭腔，轻声道：

“甄哥，兄弟明白，再生爹娘，有恩必报。”

“大家伙听着，把这几个蠢贼和牲口全部赶到文化室场子里去，听候队长和支书发落。”

甄择明用命令的口气冲其余几个民兵喊。

他们押着人赶着牲口到文化室门口时，等候在那里的大队长陆宗理和费仁德队长正站在一帮社员前面比比划划急急慌慌地议论着什么，甄择明迎上前还没有站稳脚跟，费仁德上去就照他胸口上砸了一拳，闷声闷气地说：

“人死了，你闯大祸了。”

“队长，你昨晚不是说把这些狗日的全打死吗？”

甄择明似有委屈地争辩道。

“狗屁，谁说要杀人？我是叫你吓唬吓唬他们，最多也就是教训教训他们而已，仅此而已，你晓得不？啊？这咋办？人刚拉到卫生院就气若游丝儿了，麻哒懂大了。”

费仁德显然是急了，眼里出现了血丝。

甄择明盯着陆宗义闪烁的眼睛问：

“陆宗义，你说，我们谁也没开枪对吧？”

“对呀。”陆宗义盯着他哥哥陆宗理的眼睛说，“不知道谁在对面山上打了一声黑枪，我们昨晚每人给配发的一颗子弹都在呀，不信大家都把自己枪膛里的子弹退出来当面给队长看一下。”

结果就彭旺春的枪膛里不见了那唯一的一颗子弹。

陆宗义和甄择明面面相觑。

“好像昨晚谁端的枪走火了哩，难道说是……”

罗正林疑惑地往甄择明脸上瞅着，话到嘴边留了三分。

“你们能作证是谁走火的，不是故意的，是吗？”

陆宗义抢着说。

“是。”

甄择明盯着陆宗义的眼睛半天，很重很清晰地答道。

费队长伸直烟杆子，歪起脚底子，磕着烟锅子说：

“那好，都回去把梁嘴上那些榆树叶子全捋下来，把队里的牲口料磨了，揉到一起蒸窝窝头，每人一个，吃完就把娃娃们先哄着睡觉，然后都到场子里集合，我估摸着今晚要械斗哩。”

“我看把这些贼疙瘩们还是送到公社武装部去吧，叫公安局的人抓走算了。”

甄择明围着绑着的几个人转着圈子说。

“我也正这么琢磨哩，先关在戏楼子上面的更衣室里，叫人看着些，等

着，会有好戏看的哩。”

费队长指着郑稀生说。

“这七八十头牲口咋办？”

陆宗义看着陆宗理问道。

“咋办？你没长个脑瓜子呀？要脑瓜子是尿尿的，还是捣蒜的啦？你难道还没瞅清楚最后那头老叫驴已经病得站不住了吗？赶紧吆赶到圈里去，咱们大营庄今年的草料紧缺得很哩，我们的牲口下午还要送肥犁地，只好饿着他们的贼牲口了，把病死的赶紧去剥了煮肉，不然白瞎了哩。”

“就是就是哩，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哩，陆宗义和费崇德两个负责快去把这事给办好，社员们有好几家早都断顿儿了哩。”

费仁德嘴角上挂着一丝阴笑附和道。

“我去大队部里和费支书商量一下，费队长，你组织好民兵们，跟社员们说好，护好生产队里的财产，通知社员们不要踏出大营庄子半步，只要他们胆敢进庄子闹事，我们就绝不手软，但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要针对人民群众开枪，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仔细辨别清楚阶级敌人和坏分子再下手不晚。”

偷水的人被关在戏楼子里的更衣室里了，门上了锁，门口有民兵郑稀生把守着。

驴被赶走了，人也随之散伙了。

戏楼子里的人使劲儿踢踹着门板尖声利嗓地求告叫喊：

“你们千万不要杀我们队里的牲口啊，求求你们了，我们的队长下午肯定会找你们商量的，求你们先不要杀驴好不啦？我们赔不起啊，咱们都是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啊，都是天旱人穷的缘故啊……”

“悄着，尻嘴夹紧些，吵嚷个啥哩，老老实实地蹲着，说不定我晚上还会给你们带几根驴骨头棒子嘞哩。”

屋里的人绝望地哭着，嚷着，嚎着，郑稀生蹲在门口，心里想着热气腾腾的煮驴肉，嘴里流下了哈喇子。

晚上，大营庄上各家各户都吃到了新鲜的煮驴肉，饲养员死了的消息也传到了后营庄子上，他们的队长领着从其他生产队里赶来的大队长和支书来见大营村的领导们，费仁德端上了热气腾腾的炒驴肉来招呼。他们态度强硬，只

要说理不吃驴肉。费明德见说了一大筐箩的好话，人家就是油盐不进充耳不闻，死活不往心里去，便一拍炕桌子怒了，说：

“不要不识抬举，把抬驴当割尾巴，你们也不好好想想，因为你们偷水的缘故，我们全大营庄子上的第二生产队和第六生产队隔三差五地全天停工停产，这事儿要告上去，你们吃不了恐怕也得兜着走，起码我今年完全可以以你们后营村蓄意破坏生产，大营村粮食无法交上为由，拒绝交公粮。耽误了国家的公粮，这个罪你们谁背得起？啊？谁背得起？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是反革命。听说你们还妒忌我们大营村有口井，给里面投毒，这一旦到了公安局，该咋说？都乡里乡亲隔壁邻居地生活了多少辈子人了，你们想透了再给我说话。再说了，你们的饲养员是半夜来偷水，偷盗我们的生产资料，破坏我们的生产秩序时被护井民兵发现制止，结果你们为杀人灭口打了黑枪，还赖个啥吵？”

“哎呀，天老爷呀，这是新社会，共产党的天下，你们还无法无天了不成？这是血口喷人哩。”

后营村五队的队长瞪圆了眼睛吵嚷道。

“你就是后营的生产队长？打发贼来破坏我们生产的那个队长吗？”

费明德往嘴里喂了一口炒驴肉没抬眼睛瞧他，缓缓地嚼着，问。

“算了算了，费支书，你不要见外，我们好好商量。”

对方的大队长显然把费支书的话听进心里去了。

“商量？商量个啥？是我们惹着你们了？我们犯罪了？我刚才把要说的事实都给你们说清楚了，要往县上还是省上告，悉听尊便，不过你们可要好好想一想，我刚说的事实经过到底会对谁有利再做决定不迟。”

费明德一连串地逼问对方，但脸上浮起了和气的笑容，口气也变得颇为绵软。

“我决定今年不交公粮了，就说我们生产队没粮食交了，后营人蓄意破坏生产，我们的庄稼没长起来，本来就长得不好，后营人三天两头搞破坏，粮食糟蹋到地里去了，被雀娃子和老鼠子祸害光了。”

费仁德队长就势添柴加薪地说。

“唉，算了算了，费支书，都知道你是个鬼剃头，常有理，啥亏不吃，喝血不眨眼睛。我思谋了一番，我们理短，再说，死了的饲养员是个老光棍，家里也没个啥人来闹扯，我们就拿你刚才说的一番话给社员们交代了算了，想必

他们也知道理亏，而且公粮也耽误不得，这谁打的黑枪也没地方去查，就当——
一个冷屁压回去，我们吃个哑巴亏，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天知地知。”

后营的支书发话了，他们的大队长和队长相互瞅着对方的眼睛，用眼光交流，达成了默契。

“咳，我就知道你王支书和李大队长是个明白人嘛，赶紧叫人把死人找地方埋掉去，后营的张队长，你也不好好想一想，这事如果非要当个事情来弄，不就是把你自己往死里弄吗？你的脑瓜子又不是个娃娃们玩耍的毛蛋猪尿脬，你好好抱着脑瓜子铆足劲儿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理。”

陆宗理把煮好的罐罐茶沥到三个小茶盅里依次递给他们，他们客气地接住了，就笑模呵呵地说：

“那我有个请求哩，希望费支书慈悲应承？”

张队长拧身盘腿坐到炕头上满脸堆笑地问费明德。

“你说啦，能做到的我保证应承你啦。”

费明德没抬头，可脸上绽着笑，揀着肉往嘴里送着说。

“咱们这里水比血缺，你是知道的，我们都是为活命，往大里说为人民的幸福生活。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农民，你慈悲慈悲，就答应我们后营五队一个月到你们井上饮一次牲口成不？你就是我们的活菩萨。”

费仁德朝上炕里坐着的费明德和陆宗理脸上扫了一眼回道：

“这哪里成呀，我们人畜饮水本来就稀缺呀。”

费明德却放下筷子，用手在嘴上捋了一把油，没有理会费仁德的话茬儿，两只手搓磨着说：

“哎，说救星，不说菩萨。”

张队长激动得跪下了，两眼炯炯地盯着费支书的眼睛问：

“这么说你老人家答应了？”

“不答应咋弄？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嘛。”

费明德又用手心搓着脸，漫不经心地答道。

“费支书啊，你可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我们要给你树碑立传哩。”

李大队长把端在手里的茶盅搁在炕桌上感激地说。

“大救星只有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一人配当，不敢胡说。饮牲口的事我应承下来，不过你们得感谢大营庄上人啊，我还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擅自答应了，你们往后谁可都不许再提及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了啊。”